

編 續 庫 文 方 東

論 討 之 題 問 育 教 國 中

編 主 五 雲 王
五 聖 李

念 年 十 社 雜 東
刊 第 二 卷 第 一 期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

三月初版
四月再版

(二一七七二)

東方文庫
中國教育問題之討論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
翻印必
究

者

王李

雲聖

五五

人

王

雲

五

所

館

印

館

路

路

中國教育問題之討論

目次

- 一 效能問題……………天 行(一)
- 二 改造問題……………章光濤(一六)
- 三 高等教育改革問題……………莊澤宣(五〇)
- 四 學潮問題……………天 行(七一)

中國教育問題之討論

一 效能問題

a. 實施教育合理化政策之先決問題

天行

數月以來，國內大學停辦改組的頗不少，因此掀起風潮，無法解決的，也時見於報章。教育當局所以採取這種斷然的手段，是否含有特殊的背景，不是我們局外人所敢臆測，但表面的公開的理由，似乎是實施教育合理化政策。

教育合理化，這是多堂皇多漂亮的口號，我們如果忠誠於我們國家民族的

前途，如果忠誠於我們所從事的教育事業，沒有不舉起雙手來表示贊同的，然而，然而，幾個大學的停辦改組是否就可稱爲教育合理化？這個大學該停辦，那個大學該改組，是否出於客觀的合理的研究之結果？這都不能使我們不有點懷疑。

就高等教育而言，僅僅北平一區已顯有架床疊屋之嫌。既有中央研究院，又有北平研究院；既有北京大學，又有北平大學。這除了地盤對峙的解說以外，實在無法採取牠的理由。南京離杭州不過十多鐘頭的火車就可以直達，這兩個都市的生活程度也大致相差不過，然而既有國立中央大學的文理學院，又有國立浙江大學的文理學院。使浙大少數的文理學院學生合併於中大合理呢？抑或特立浙大而經費又無着落才算合理呢？當現在教授毫無標準與保障的時代，我絕對不相信有所謂「南京學派」與「浙江學派」學風的各異而不可強合。那末，這樣的分立也有什麼理由可說呢？從前教育部將四川成都的四川大學、成都大學

和成都師範大學合併爲一大學，這是合理的；然而，現在離成都汽車路兩天可達的重慶又新設立一個重慶大學，這真是不可以已嗎？總之，現在在中國國內大學的分合添併，完全是「人」的問題，而不是「理」的問題。就教育之史的觀察說，這是退化的；因爲在北洋軍閥時代，甚至於在滿清末年，那時候大學或專門學校的分合添併是比較地有原則可尋繹的。

其次，就中等教育而言，也大有三國志演義上所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滑稽現象。舉浙江爲例吧。中學校與師範學校本來並立，自從模仿美國的三三制後，將師範學校合併於中學校而稱爲師範科。當浙江大學區制取消的時候，在杭州又將高級中學從中學校中抽出而獨立。最近，又將高級中學的師範科抽出而成爲獨立的師範學校，仍舊恢復從前的「中師分校制」。現在只要你稍微注意點學制，你就要發見一種很說不通的現象；就是稱爲獨立的師範學

校沒有供給實驗的附屬小學而沒有師範科的普通初級中學或高級中學卻居然附設所謂附屬小學。我並不是反對學制的屢次修正，然而這樣的兜圈子的辦法，真所謂「何許子之不憚煩」了。前幾年，有人譏刺中國的教育爲「輪迴教育」；其實豈僅學校所養成的人物是輪迴的，學制思想那一樣不是輪迴的。游藝場中跑驢場的驢子，這大概是中國的唯一的一的象徵吧！

又其次，就初等教育而言，那就不僅於理智方面使你感到不安，而且情緒方面也不免有點憤憤。如果你不爲都市中的學校裝飾所欺騙，而涉足到那些比較偏僻的村落中去；那裏或者簡直沒有所謂學校；就是有吧，那學校你將錯認爲監獄，而教師的生活也幾與囚徒相似。我親眼見過的某一縣，所謂教育局長也者每月可以支到一百二十元的薪水，而小學教師呢，每年僅僅是五六十元的俸給，相差達二十倍以上。目前的教育現狀恐只是官僚組織的擴大而已。小學教師不是

命定的獨身主義者他有妻子，有兒女，或者有老母，這僅足敷衍個人的伙食費怎樣去仰事俯蓄？前幾年，江蘇因為鄉村小學教師每每傾向「危險思想」於是實行連保法，其實這也只是治標的方法，這現象的發生實基於他們的經濟背景呢！國家的稅收大部分來自農村或由小商人，金融資本家轉嫁於農民，然而農民在文化上教育上所得於國家的恩賜是什麼呢？國家可以為每一個有錢子弟的大學生擔負數百元以至千餘元的教育費，而農村小學教師竟不能每天吃三頓飽飯，這是合理的嗎？

又其次，我們就中國所特有的現象，所謂「留學教育」也可稱為「高高等教育」而言，則其畸形的病態更呈顯於我們的眼前。數年以來我們屢次聽到政治當局或教育當局的宣稱，以後派遣留學以實用人材為主。然而事實如何呢？野的小政客依附要人的嘍囉，公開的攫取公家的款項一批批的出外了留學教

育，除少數自有其正確的目標外，大部分作為有錢子弟返國活動的預備場所。此外，留學更有時含有放逐的作用，有時更含有培植小組實力的作用。於是忽忽留學，忽忽返國，忽忽上台，忽忽失敗，一切都是浮薄的，一切都是剎那主義的，有什麼「理」可說呢！

最近，有些人似乎也痛心於上述的現象，因而大聲的提倡職業教育，專業教育，或生產教育。是的，生產教育是今後中國自救的唯一出路；然而，牠能獨立的施行嗎？牠能不受客觀環境的拘牽而發生變態嗎？中國是一個大染缸，無論什麼好的制度好的主義或好的名詞，只要一搬運到中國，立刻就要變成烏煙瘴氣，這根本的原因是什麼呢？生產教育不會被買辦階級所轉變的，金融資本家所借取為剝削的工具嗎？專業教育職業教育不會被一班妄人所利用，形成極浮薄的現世的個人的實利思想，而陷整個中國文化於完全殖民地的地位嗎？有奶便是娘，在

上海所謂教育專家中，不也是已經有人以教育的專業供西人的驅遣，而尙在儼然自命爲高等華人嗎？合理化，教育合理化；這是對的，然而，這是中國或中國教育的整個問題，枝枝節節的解決是無濟於事的，何況這些解決是含有人的派系的情感背景呢！

我們可以說：教育是社會制度的上層結構，牠離不開政治，也離不開經濟。教育獨立只是士大夫擁護自身利益或逃避現世苦悶的幻夢而已。政治不上軌道，教育是無法合理的；因爲這時候的所謂合理，只有無拳無勇的勞苦大眾吃虧而已。就退一步說，教育合理化也應該有整個的研究計劃，也應該有整個的實施計劃。不然，頭痛醫頭，脚痛醫脚，其結果恐只是治絲愈淆，爲報章上添些可笑而又痛心的糾紛的材料而已。

二一，九十六。

b. 教育者的路

天行

這裏所謂「教育者」包括着下列兩種人物，一、從事於實際的教育事業者，如教師；二、對於教育有研究或有趣味者，如教育學者及文化批評者。至於其他人員，恕我把他們除外，除非他們也居然有新的醒覺而有新的轉變。

這是很了然的事：教育只是社會的上層機構，它跟着政治，更其是經濟，在那裏演變。想單單拿教育來領導社會，來改造社會，那只是中國士大夫的幻夢。不說別的，從清末到現在的中國教育的步步失敗，就是一個鐵證。照這樣說，在目下的環境裏，這樣嚴重的環境裏，教育者豈非除了幻滅的悲哀外，竟無路可走嗎？不，絕對不然，教育的領域內有許多工作在等候着教育者去努力。教育者依然有他應該走的路！

這許多工作，容我給它一個總稱，叫做『準備！』

這準備的工作，分爲兩種：一是「教育改造的準備」，一是「社會改造的準備」。這兩種是整個的積極工作的兩方面；假如教育者希望合理社會的出現，是不能忽略任何一方面的。

教育改造的準備工作，分爲三個階段：第一，「介紹」；第二，「實驗」；第三，「批判」。這些流行的名詞在這裏卻都含有特殊的意義。

「介紹」有兩方面，一是國外教育學說的介紹，一是國外教育方法的介紹。介紹者對於被介紹的事物，需要「忠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介紹者的心理轉變。這就是說，介紹者首先須切實克服「那將自己飾成學者，專家，教授，高等華人等等的傳統的士大夫的劣根性。」再詳細地說，就是介紹者須立脚於大眾的見地，將自己所有的力貢獻給社會，而絕對不是將國外教育學說與方法作爲

逃避現實的避難所或塗飾自身的拍賣品。

只有介紹，那是紙上的，第二步須緊接上「實驗。」介紹，個人可以分離擔任；實驗，卻需要相當有組織的結合。同樣的，實驗者對於被實驗的學說與方法，需要態度的忠實與舊習的克服；但忠實更爲重要。設計教學法，道爾頓制及其他，在中國都曾經流行過，但那些是僅僅爲了討好參觀者或出版實驗教學報告而工作的；至於現在掛着實驗學校招牌的，那大半只是爲了木匠及油漆匠的生意。教育者應該反對一切事前無認識事後無批判的誇浮的欺騙的實驗，而以整個的身心貢獻給值得實驗的實驗工作。

實驗之後，須有「批判。」爲實驗而實驗，那是欺騙的學者的欺騙話；爲未來合理社會的準備而實驗，那才是實驗的真髓；而這就極需要批判。批判是實驗者將自己處在第三者的地位，對於自己所實驗的工作，加以純客觀的，純科學的批

判。這裏面沒有情感，只有理智；沒有贊頌，只有補充。這是首次實驗工作的決算書，而同時是次次實驗工作的計劃書。

這教育改造的準備——介紹，實驗，批判——只是爲了將要來的將來；只有它，教育者不過是一羣企伫的旁觀者，而沒有對於正在推進的歷史巨輪提供一部分的助力。所以，目下更重要的，是社會改造的準備工作。

社會改造的準備工作也分爲三個階段：第一，「暴露」；第二，「組織」；第三，參加。

暴露的工具不外語言與文字；在目前，語言比較容易詳盡些，而文字卻比較能夠廣播些，兩者都有短長。暴露的對象，大概分兩類：一爲不合理的制度，一爲時代錯誤的「意態」。對於某一個人或某一派系的言論或行動，當它代表某一制度或意態而出現時也當加以襲擊。暴露的功用，在搖動已被誤謬觀念所支配的

青年教育者們的心理，促使他們發生新的醒覺。在中國，一般教育者的心理每過於自信，與狹窄，暴露的言論與文章至少可使他們感到徬徨的苦悶，而嗅到時代的偉大性。因此，暴露者的本身需要確切的認識與絕對的忠誠；他首先要克服牢騷的，傷感的，幽默的及年來流行於文壇上的譏刺的報復之名士，才子，士大夫的等等醜態。

暴露只是一種游擊，只能搖動個人的意態，而不能變更社會的制度，所以，暴露以後或同時，須有一種組織。所謂組織，就是將「意態」相同或接近的教育者們組成一個集團而形成一種「力」。在目下，組織不能有一定的方式，在於組織者的善於利用環境。但組織者本身與組織本身都須繼續慎密提防兩種流弊。就組織者本身說，他須絕對的認識自己不過是大眾之一，對於連自己在內的大眾福利，提供助力；他決不是出發於浪漫的英雄思想，或憫世的救世主思想，而將其

餘的人們視爲隨從或門徒。就組織本身說，它須絕對的提備本組織裏重要分子的變節或出賣。在目下，教育者的出身不同，意態多不易堅定，在這組織形成一種力量時，出賣與變節都是可能的事。所以，組織須有相當的紀律與裁制。

教育者的力量，在現代，是很有限度的。依靠教育者集團的單獨的力量來改革舊制度，這又落到「教育改造社會」的淺薄觀點。但教育者如果只徘徊於介紹、實驗、批判、暴露、組織等階段，而缺乏進一步的表示，那仍然對於偉大的歷史工作沒有擔負應盡的使命。所以，最後教育者必須應用自己集團的力量，參加其他的組織中去，以分擔歷史所給與的嚴重的工作之某一部分。到此，教育者才算超越了空想而把握住現實。

在目下，要求一般教育者努力於這準備工作，恐怕仍是奢望。對於這準備工作的準備工作，教育者須先有三種認識：一、教育的認識；二、社會的認識；三、本身的

認識；而以第三種爲更重要。

對於教育的本身，從來有兩種相反而同屬誤謬的見解。一種主張「教育萬能論」，往昔的哲人多屬這派；一種主張「教育無效論」，現代遺傳論者或具這傾向。中國教育者每每陷於前者的幻覺；其實，教育只是工具。它是一把刀，一把斧，可以建築，同時也可以殺人。它最近似於注射器，可以注射麻醉劑，也可以注射抗毒素。對於教育，我們須堅決的把握着「教育工具論」的觀點。

如上所述，教育只是社會的上層機構；所以，在教育言教育，結果將無教育可言；要教育之被澈底的認識，須先認識社會。認識社會可分爲縱的與橫的，而這兩者更須互相交織。舉例說，如欲了解中國教育失敗的根源，須先認識這使中國教育失敗的社會背景，而推論到這使中國社會發生激變的帝國資本主義，這是屬於橫的認識。由中國教育的現況追溯到士大夫階級的形成與演變，由國際政治